

朱大路 著

末 路 皇 孙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末 路 皇 孙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路皇孙/朱大路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3

ISBN 7-5325-4303-X

I. 末...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7398号

末路皇孙

朱大路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30,000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4303-X

K·813 定价: 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56401196

人 物 表

朱沛哉	男	明朝皇孙 本书主角
恩 祺	男	清朝内务府大臣
腾 保	男	恩祺之子
唐晚林	男	恩祺的轿夫
掬 香	女	唐晚林之女
盖天舟	男	直系军队的师长
盖婉娇	女	盖天舟之女 嫁给朱沛哉 后离婚
钱瘦鸢	男	盖天舟的文书 后当律师
蓝寄章	男	纱厂资本家
文 婷	女	京剧演员 蓝寄章之妻
蓝雪霏	女	蓝寄章之女 朱沛哉未婚妻
蓝 多	女	蓝雪霏同母异父的姐姐
潘知承	男	蓝多的丈夫
邱驳生	男	盖天舟手下的连长 后做茶楼堂倌
杨老苏	男	棉农
杨落兜	男	杨老苏之子 傻子 后娶掬香为妻
程景隆	男	古玩商人
牛竹天	男	恩祺家的跑外 后当刘顺斋家的听差
梁得寿	男	京剧戏班班主
刘顺斋	男	洪门团体“风鸣山”山主



刘起阡	男	刘顺斋之子	刺客
边去非	男	文人	刘顺斋的门客
段浮名	男	大学教授	
虞大彩	女	纱厂领班	
曹妙馨	女	纱厂女工	后嫁给刘顺斋
夏雨冰	女	《铁报》记者	
夏宏泰	男	电影导演	夏雨冰之父
鹤 妹	女	妓女	
阿 馥	女	妓女	
巧 妈	女	鸨母	
奇抒君	男	电影演员	
阿水金	男	电影演员	



目 录

楔 子	有人敲门	1
第一章	恩祺挖苦他：“你是什么‘侯’呀？你是‘不成气候’！”	5
第二章	他拦截“皇上”，又救出王爷	18
第三章	他使劲捏下巴，嫌它长得有点歪	29
第四章	盖婉娇说：“你是大黄鱼脑袋，傻到南天门了！”	44
第五章	他见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气得瘫倒在地上	61
第六章	战争前夜：他感到月色带着寒凉	68
第七章	他揍着腾保，说：“看你清朝还敢欺负明朝！”	85
第八章	唉，放眼四周，哪里有“满川诗兴”	97
第九章	他说：“在你的哲学城墙下，我只能一头撞昏！”	110
第十章	“杨落兜，累累累，做梦也把老婆迫！”	121
第十一章	妓女，妓女，把这里搅得满天风雨	138
第十二章	“你比朱由榔能干，桂王让你来当，不至于一败涂地！”	149
第十三章	他大吃一惊：蓝家与盖家有恩怨	158
第十四章	他看到鸭舌帽，决定“敲山震虎”	170
第十五章	他谢谢“闪电”，却反对“偷天换日”	181



第十六章	他在虎穴中,忽然发现大英雄会变脸	195
第十七章	他问台下:“谁讲明朝的皇孙总是帮朱元璋 说话?”	210
第十八章	他向电影靠拢,并看到了爱情的多种颜色	225
第十九章	上海滩的不择手段,处处险恶	240
第二十章	这个春天,大地在悄悄地裂变	253
第二十一章	他举起茶碗说:“凤鸣山头本姓洪……”	266
第二十二章	他和掬香刚穿好衣服,忽然又进来两个 女人	279
尾 声	牛车在蒙蒙细雨中走远了	293
后 记		297



楔子

有人敲门

我这人脾气怪：凡遇到心里不开心时，就去游山玩水。一进入空蒙蒙的山水之间，什么样的烦闷愁苦都被稀释得无影无踪。

今年年初，商务上的纠纷使我烦躁透顶，我的老脾气又来了——索性丢开它，百事不管，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让全身心都得到放松。我沿着富春江去游目骋怀。我攀上严子陵钓台，登上桐君山，钻进瑶琳仙境，最后我又乘着竹筏，在天目溪上漂流。

记得是傍晚时分，竹筏靠上了一块叫做“大东洲”的山地。这里是一个度假村。我一登上岸，满山腰远远近近的小木屋便一座接一座地映入眼帘了。每座小木屋门口都悬挂着一串红灯笼，遥望过去，就像晾晒着一串串放大的红皮圆萝卜。周围是青山绿水，黄墙古寺，小园幽径，茂林修竹。暮色苍茫之中，空气静谧得连一只虫子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深吸了几口气，便沿着石阶上山，进了分配我住的小木屋：“牡丹屋”。我躺着，双手枕在脑后，环视着这杉木搭成的小天地，享受着山居特有的宁静，感到六根清静，浑身舒坦。怪不得严子陵要拒绝做高官，选择隐居；给我这样一间小屋以终老，任何人世间的厚禄我都可以不要！

“嘭嘭嘭”，有人敲门。



我一愣，从床上坐起来。

“嘭嘭嘭”，声音更响，更急。

我犹豫着，要不要去开门。小木屋靠山而筑，三面都是巉岩，前面是长长的山径。万一遭遇不测，呼救都来不及。

唉，连这样冷僻的地方都得不到安宁了！

我走到门边，对着门缝问道：“谁？”

“我！”一个男人，声音苍老。

“什么事？”

“快开门！”

我思忖片刻，猛地拉开门，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拄着拐杖走进来。他迅速关上门，背倚在门上，急促地喘气。

“我遇见鬼了！”他说。

我却松了口气。“世上哪来的鬼呀？”我说。

“明明是鬼么！不是鬼又是什么？”他还在大口喘气，“山腰里空空荡荡，人太少，遇见鬼就格外阴森森的！”

我觉得他有点可笑：“你放心，鬼是没有的。一定是你的幻觉，眼睛看花了！”

他摇摇头，还是绷紧脸。接着，又央求我去找度假村的服务员，替他换一间小木屋。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滑雪衫，滑雪衫的光滑和脸上的皱皮形成鲜明对照。然而瘦长的身条，腰板却笔挺，两只眼睛乌黑，看得出年轻时曾很漂亮潇洒。

“你怎么了？到底遇见了谁？”我说。

“我那屋叫‘丁香’，”他说，“我放好行李，走出屋子，忽然看见前面小路上……我顿时被吓怕了。赶快，赶快让服务员给我换两个人住的屋子！否则，我一个人住‘丁香屋’，夜里会感到恐怖的。或者，干脆搬到这里，与你合住一间屋！”



或许他确是看到了什么，引起恐慌。我想了想，对他说：“这样吧，我们先下山吃饭，吃完饭再去找服务员。”

“不！我不想下去吃饭！”他说，“你下去吃吧，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吃，我带着面包。”

我料想他是害怕又遇见“鬼”，便没有再劝，而是一个人沿着山径，向山脚下的“乡村酒吧”走去。我听到背后“嘭”的一声——他把门关死了。

我朝整个度假村望了望，灰灰的暮色搭拉下来，漫山遍野，迷蒙蒙一片，四周不见有什么动静。

“乡村酒吧”的菜肴，今晚很丰盛。有一种从山上摘来的嫩绿野菜，叫不出名，吃上去齿颊生香。背脊上带有斜花纹儿的小鱼，听说是从溪中刚打捞上来，新鲜得像要从盘中蹦跳出来。铜钵内蒸煮着深黄的糯米饭，盖儿揭去，就逸出一股香味儿。

我吃着吃着，就心不在焉起来。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位老者。怎么回事儿？他会不会把什么人看成“鬼”了？如果是这样，此刻这个“鬼”很可能就坐在酒吧里吃着饭。我朝周围扫瞄，几张圆桌上，一个挨着一个，坐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喷着嘴巴，吃得很香。

我脊柱上一阵阵生出凉意儿，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看来，我做不成严子陵，我没法超脱这个尘世。

吃完饭，我找到服务员，替那位老者办好了手续：让他搬到我的“牡丹屋”来住。

我沿着弯弯的山径，慢慢地走回“牡丹屋”。半山腰里有个露天烧烤场，此刻人头攒动，都在亲手烧烤野味吃。我没心思流连，我继续往山上走。

我进了“牡丹屋”，老者早吃完了面包。他目光盯着我，说：“你难道没见到……”转而又自言自语道，“唉，就是见了也不会



知道。”

我埋怨他疑心生暗鬼，无端起是非。

他断然摇头，若有所思道：“没看错，没看错。这太蹊跷了，我怎么也闹不明白。你听，我的心，到现在，还在‘扑扑扑’跳个不停！”

起风了。山间的风有些阴冷，从树梢擦过，发出飒飒声。窗外的岩石缝里，有野草在簌簌抖动。

“是鬼！”他再次肯定地说。

我只好坐下来，听他讲自己的历史。

夜色，已经齐齐地、不留缝隙地盖住了度假村。山崖，树林，小木屋，都在黑黝黝里被吞吃干净。突然，在同一时刻，漫山遍野的灯笼亮起来了，仿佛东一串、西一串的红火球，想烧破夜幕，又像是吊在半空中的醒着的红精灵，为这一片山水值着班……



第一章

恩祺挖苦他：“你是什么‘侯’呀？
你是‘不成气候’！”

1

他这辈子听到的最尖酸刻薄的话，或者说，最受刺激的话，是民国十三年初春，恩祺对他说的。

那年他十九岁。好说歹说，打通王府的关节，由管事领着他，走进内务府大臣恩祺的家，去见恩祺。

“叫什么名字？”恩祺眯起眼看着他。

“朱沛哉。”他一鞠躬，回答道。

“有什么事吗？”恩祺脸上虽然没有表情，但语气倒还温和。

他犹豫了片刻，鼓起勇气说：“我也要像朱煜勋那样，每年由你们给我发一笔俸饷。”

“为什么？”恩祺显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朱煜勋是明朝皇帝的子孙，我也是明朝皇帝的子孙。”

“人家是‘延恩侯’，雍正爷钦定的，如今已传到第十二代。你是什么‘侯’呀？圣上恩准过吗？”

“我是什么‘侯’？”他愣住了。

“你是‘不成气候’！”恩祺说着，“呵呵”笑个不停，“你光有一张漂亮面孔，有什么用？到一边呆着去，修炼三十年，慢慢等候！”



朱沛哉猜想，“不成气候”，就是没有送礼去。求普通人家办事，都要送礼，何况像恩祺这样的王爷！

于是，他咬咬牙，捧着青花龙虎瓷瓶去。送掉祖宗传下的宝物，他心疼；但俸饷不解决，他就要挨饿，胃疼。

朱沛哉不信恩祺会不收。恩祺眼睛小，笑起来，脸上的肉会把眼睛盖住。这种长相的人，一般比较贪。据说明朝有的大太监便是如此。但恩祺没有割过睾丸，他把恩祺同太监相提并论，罪过！罪过！

恩祺躺在卧榻上抽鸦片烟，见他去，慢吞吞地说道：“我叫你修炼三十年，怎么，等不及了，三天就来啦？”

朱沛哉憋足了吃奶的劲，挤出笑容，说：“要修炼！要修炼！”然后把青花龙虎瓷瓶小心地放在烟榻旁的茶几上。

“嗷，修炼出一只青花瓷瓶来了！”恩祺放下烟枪，转身欣赏起瓷瓶上的花纹来，“是宣德官窑的吧！”

“您眼力不凡，一眼就瞅准了。”

“多精致呵，外面是青花，里面是白釉，龙在上，虎在下，两强对峙，布局匀称。底部还有一圈莲瓣纹托着，稳稳当当。这与‘青花狮龙梅瓶’是同一年代烧制的姐妹瓶。”

“这话，只有圈内人说得出。”

“阅千剑而后识器。年岁大一点，眼界自然就宽。”

“也不一定。年岁大了，有眼无珠的，变成饭桶的，多的是。”

恩祺瞧了他一眼，没说话。

“您识见广博，我深感荣幸。”





“我懂得多，与你荣幸不荣幸有什么关系？”恩祺坐了起来。

“我是说，这只瓷瓶能被您慧眼看中，我也算没有白收藏。”

“你的收藏不算什么，孤男寡女，零星货色。宣德青花能与我的康熙青花相比吗？康熙青花用‘分水皴’法，宣德有吗？”

朱沛哉发现，在恩祺面前说话很难，于是小心翼翼地：“您的高见让我开眼界。我浅陋，只知宣德比康熙早。”

“早又有屁用！”恩祺眼睛瞪大，“明朝比大清朝早，但大清朝打败了明朝。”

朱沛哉最怕听明朝被清朝打败的话，这种话使他浑身颤栗，于是辩解说：“明朝是李自成打败的，后来清朝……”

“你是说清朝捞现成？屁话！没有李自成，清朝照样打败明朝。”

朱沛哉说不下去了。

“你今天是来我这里摆谱的？”恩祺摸了摸鼻子。

朱沛哉恢复了镇静，犹豫片刻，说：“您德高位尊，离皇上最近，还望您老人家照应，请皇上恩准我封侯的事，让我此生衣食不愁。这只瓷瓶，算是薄礼，不成敬意。”

恩祺眯着小眼，说：“我今儿醒来，怎么就觉得右眼皮跳！‘左眼跳来财，右眼跳来祸。’这不，说‘来祸’，祸就来了！”

朱沛哉站在那里，有点莫名其妙。

恩祺显得有些凶狠：“你要我学庆亲王奕劻，被天下人骂？”

朱沛哉连连摇头，表示一无所知。

“姓朱的子孙，什么都拿不起来，装蒜倒是装得可以！普天下都知道‘庆记父子公司’，你会不清楚？”恩祺历数了奕劻父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的事，特别是，奕劻收了盛宣怀的银子，给了他一个邮传部尚书的官位。恩祺说得激动起来，把烟枪朝茶几上狠狠一敲，好像茶几是奕劻的脑袋，要敲出个窟窿才解恨。

结论是：他恩祺不是奕劻，不能收这只青花瓷瓶。

朱沛哉被恩祺数落得脸上红一阵青一阵。他堆起笑脸说：我不是盛宣怀，您也绝对不是奕劻，封侯是空架子，比不上邮传部尚书有职有权。我把瓷瓶拿回去得了，就算我没有来过这里，您也没有见过这只瓷瓶。恩祺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都这么简单，一部二十四史几十页就可以写完，何必要一本又一本，装满一个大橱？假如你今天送块瓦片来，就不算贿赂，咱俩屁事没有。偏偏你送个瓷瓶来，还是宣德的，还是景德镇的，还是青花的。朱沛哉分辨说，您讲是零星货色，比不上康熙青花的嘛。恩祺说，不错，明朝是我们大清的手下败将，但也不是一钱不值的，就说这只零星货色，就足以让我背上贪官的恶名，而且把皇上也放到火上去烤了。人家老说我们内务府油水足，帐目不清，我偏要清风两袖，还世人一个真实面目。朱沛哉说，您老洁白如玉，奕劻要学您一只脚趾，也不会背上骂名了。但这只瓷瓶还是要还我，物归原主，合情合理。恩祺说，情有可原，法无可贷，瓷瓶就充公了。充公，懂不懂？就是没收归公。你没了瓷瓶，却留下了教训，一辈子受用的。

有道是：三国时候周公瑾，赔了夫人又折兵。民国时候朱沛哉，赔了瓷瓶又挨批。

唉！

3

朱沛哉回到家，气得一屁股坐在床上，躺下来，饭也不想吃，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老榆树。

老榆树枝繁叶茂，挺立在大杂院的中央。它默默地看着朱沛哉从小到大；可它又怎会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呢？





“哉爷！哉爷！”程景隆从外面走进来，脸上堆着笑。他是古玩铺子的老板，也住在这个大杂院，是朱沛哉对门的邻居。

“你、你叫我什么？”朱沛哉从没听到这种叫法，赶紧坐起来，吃惊地问。

“哉爷！”程景隆又叫了一声，并解释说，“谁尊贵，就称谁为‘爷’。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不成气候，受不起这种抬举。”朱沛哉没好气地回他一句。

程景隆依旧笑嘻嘻地说：“受得起！受得起！你早生三百年的话，皇帝轮不到做，王爷总轮得到做吧！王爷，王爷，不就有个‘爷’字吗？”他说着，坐在朱沛哉床边，小声道，“不说别的，就你那只青花龙虎瓷瓶，就是受得起抬举的正宗货，只有你哉爷才配有这种瓷瓶。”

朱沛哉这才想起，程景隆前些日子提出，要收购他这只祖传的明朝宣德年间的青花龙虎瓷瓶，他因为缺现钞用，就勉强答应了。但同一院子的唐晚林，悄悄对他说，这是大亏本的买卖，千万别答应。

可现在，瓷瓶却被恩祺充公了。如实说出来，太窝囊。含混一点，说“不卖”，搪塞过去算了！

“这瓷瓶，我不卖了！”朱沛哉对程景隆说。

“我说哉爷，你明明同我谈定的，怎么今儿变脸了？”程景隆急了。

朱沛哉苦笑一下，不说话。

“你眼不回睛的，脑子里转什么轱辘？年纪轻轻，拿点精气神出来！”程景隆说。

“人家说，你开的价太低了。让宝物屈高就下，太亏负祖宗

了。”

“谁说的？别听他胡扯！”程景隆眼一瞪，申辩说，“亏不了，亏不了。我程景隆做古玩生意，从来就讲德性。我给这青花龙虎瓷瓶开的价，你老祖宗也会夸我天公地道。”

“我不卖！”朱沛哉回答得很坚决。

“好你个朱小子！”程景隆咬了咬牙。

嘿！“哉爷”一眨眼变成了“朱小子”。朱沛哉又好气又好笑，扬扬手，请他出去。

程景隆见自己说漏嘴了，忽然又笑嘻嘻地说：“哉、哉爷，别人的话听不得，要靠自己拿主意。只要你肯卖，价钱还可以再琢磨。”

朱沛哉有点厌恶程景隆了，便推他出门。程景隆蛮横地说：“卖不卖？卖不卖？你说呀！”

“有你这样经商的么？”唐晚林闻声走过来，对程景隆说。

程景隆反问他：“我这样经商又怎么啦？”

“买卖自由，谁也不能强拉硬拽，你懂不懂？就拿我来说，我干轿夫的行当，我抬轿，人坐轿，要两厢情愿；人不愿坐，死乞白赖拉人来坐，我不是太贱了吗？”唐晚林说。

这个大杂院里，唐晚林待朱沛哉最好，处处地方照顾他，为他说话。现在唐晚林这样一说，分明是将火引到自己身上来。朱沛哉很不忍心，想把唐支开，脱离这块是非之地。但程景隆不罢休了，冲着唐晚林挖苦起来。他说在这个院落里，就数你唐晚林会做人，因为你职业太好，会抬轿子（可惜不会吹喇叭），而且所抬的轿子都是紫缰紫绊，品类高级；所抬的人都是尊荣富贵，地位显赫。但你想没想过，再高级再显赫也轮不到你唐晚林，你凑足了数，你蹦到了顶，也不过是一个淌臭汗喘粗气的苦力，最多在王府门口外的“轿屋子”内歇歇脚，听候使唤。这才真正叫

